

橫濱外國人墓地

柳絮紛飛

橫濱很像東京的衛星城，就像北京的密雲或者成都的都江堰。橫濱是日本對外開放的最早港口，東西方文化在那裏如同一對孿生姐妹並存。橫濱山手地區的外國人墓地，是當地一大觀光勝地，是不少日本遊客和外國遊客「打卡」的地方。日本，或許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外國人墓地的國家之一。

從東京市區乘火車JR至橫濱，轉眼到達。出站後向一位男士問路，他聽後只說了一句「跟我走」，便不再多言。那人個子偏矮，走路卻是出奇地快，他在前面只顧自己邁健步，偶爾回頭確認一下與我們的距離，我們在後面不時小跑幾步，才不至於掉得太遠。「這人很日本」，我在心裏嘀咕。半小時之後他指向前方：「那裏就是墓園。」

墓園靠山頂，地處陽面，視野開闊，俯瞰橫濱港。據介紹，那是一個佔地一點八萬平方米的墓園，長眠着四十個國家近五千名外國人。

當年為了讓日本打開國門，與外界通商，美國海軍提督佩利於一八五三年率領艦隊第一次出現在江戶灣的浦賀近海。次年他們再次到來時，其間，一名美國士兵從艦船的桅杆上失足跌落，導致死亡。美方要求日本在一個能夠看到海的地方選址墓地。這就是橫濱山手地區外國人墓地的前身，後來被指定為外國人專屬墓園。

墓園以基督教為宗教形式，一派濃郁的異國情調。裏面排列着形狀各異的十字架和墓誌銘，埋葬的大都是橫濱開港初期，為當地發展作出貢獻的十九世紀外國人，有早期的傳教士、醫生、總名人、二戰以後的美軍士兵、被

邂逅木葉盞

木葉盞來自吉州窯。吉州窯興起於唐代，盛行於兩宋時期，它是中國古代黑釉瓷的生產中心。江西吉安一帶，自古以來的老百姓皆「耕且陶焉」，農忙耕種，農閒燒瓷，不亦樂乎。吉州窯生產出來的陶瓷，一般黑亮如漆，古拙大方，撒釉、虎皮是吉州窯的特色標誌，這些瓷器的氣質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尊貴。

木葉盞是吉州窯生產的代表性瓷器之一，燒出來的瓷器成品上，會原樣印有一枚樹葉栩栩如生。這枚樹葉可不是畫師畫上去的，而是真正的樹葉。這種木葉盞曾被作為國禮饋贈給很多國家，如今，在韓國的中央博物館，還陳列有多件木葉盞，被韓國人當成國寶，在博物館保護得嚴嚴實實。木葉盞歷經千年煙火，依然鮮活如初。

在景德鎮，有一家專門的木葉盞手作店舖。店內有一對製作木葉盞的夫妻，我曾專門向他們討教木葉盞的製作技藝。他們說，木葉盞的製作工藝尤為獨特。

先選好陶坯，然後選用形狀好看的吉州的樹葉，用水浸泡，後經過特殊處理後，除去葉肉，保存葉莖和葉脈，經過這些神奇的手段之後，把樹葉貼在黑釉的器物內，通過高溫燒製，這樣，樹葉就直接燒在黑釉碗上，渾然一體，巧奪天工。

出窯後的木葉盞，光澤度極佳，樹葉呈現出微微的黃，脈絡清晰，這枚樹葉在木葉盞上得到了永生。

用木葉盞來沖泡茶葉，綠茶紅茶都是不錯的選擇。

對於綠茶，木葉盞就是深沉

遺棄的美軍與日本女性的私生子，以及為日本經濟和文化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外國人，例如日本鐵路創始人艾德蒙·莫雷爾、日本第一間啤酒廠的創建者William Copeland、菲列斯女子學院的創始人Mary E.Kidder。

那裏沒有華人墓地，華人墓地都轉葬到華商修建的中華義莊了，中華義莊的地藏廟是橫濱市的文化財產，常有國內外的觀光客前往參觀。人們對於華人墓地遷出的原因有過不少猜測，有人說是因為土地面積所限，也有人說與宗教信仰有關。對此，中華義莊的負責人認為：當時東西方人都流行土葬，西方人的遺骨葬下後不再取出，但華人總希望死後也能回歸故鄉，因此棺木在幾年之後被送回華人區域。隨著時間的重疊，中華義莊的華人墓地越來越多，華人身故後安葬在中華義莊，能找到回歸故鄉的感覺。

那裏空氣清新，風景秀麗，站在墓園後方的山頂上，大半個橫濱市盡收眼底。山頂上有一個高尚的住宅區，一棟棟小洋樓裏，不時進進出出幾個洋人或東方人。矗立在山頂上的小洋樓俯瞰着墓園，就像在看護和陪伴自己的祖先。很多洋人有一個習慣，把親人的墓地安置在自家院子裏，以此紀念亡者，從親人那裏獲取生活的勇氣和靈感。外國人墓園和那個高尚住宅沿襲了這一概念，賦予了死者以完全的尊嚴。不覺得冷清，不覺得陰森，與其說是墓園，倒不如說是一個上好的風景點。

除了橫濱山手地區的外國人墓園，日本還有英聯邦戰死者墓地。駐日盟軍佔領日本時，英軍要求日本在橫濱市保土谷區建立英聯邦戰死者墓地，埋葬犧牲在東亞戰場的英軍遺體。至今，每當英國王室和英國政要訪日，總會到那裏緬懷同胞。

香港巴士全面空調化

目前，香港行駛的公共巴士清一色是帶空調型號，但本港第一輛空調巴士於何時出現？據筆者所知，九巴是第一家使用空調巴士的營運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巴試驗將兩部雙層空調豪華巴士（車牌CF4180及CM3879），同被派往行走206線。

這兩架空調巴士都是九巴在港以非空調巴士改裝而成，在投入試驗後，雖然普遍受乘客歡迎，但可惜巴士上的兩台引擎（一台負責驅動行車，另一台負責帶動空調機）耗油量太高，比普通巴士多消耗百分之七十五燃料，而當年的空調機設計亦未見成熟，運作過程中經常發生故障，再加上車廂不設企位，不符合經營成本原則，九巴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宣布有關試驗失敗，將巴士上的空調機拆除，改回普通巴士，並在一九九八年退役。

雖然試驗失敗，但九巴依然不斷尋找合適的空調巴士，終於在二〇一〇年，九巴訂購的

目前，香港行駛的公共巴士清一色是帶空調型號，但本港第一輛空調巴士於何時出現？據筆者所知，九巴是第一家使用空調巴士的營運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巴試驗將兩部雙層空調豪華巴士（車牌CF4180及CM3879），同被派往行走206線。

這兩架空調巴士都是九巴在港以非空調巴士改裝而成，在投入試驗後，雖然普遍受乘客歡迎，但可惜巴士上的兩台引擎（一台負責驅動行車，另一台負責帶動空調機）耗油量太高，比普通巴士多消耗百分之七十五燃料，而當年的空調機設計亦未見成熟，運作過程中經常發生故障，再加上車廂不設企位，不符合經營成本原則，九巴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宣布有關試驗失敗，將巴士上的空調機拆除，改回普通巴士，並在一九九八年退役。

雖然試驗失敗，但九巴依然不斷尋找合適的空調巴士，終於在二〇一〇年，九巴訂購的

如是

上周六跟朋友提議一起去澳門買書，結果朋友有點驚慌，連連說：「呸呸呸，我不敢和你去澳門買『輪』！」我聽後哈哈大笑，急忙道明此「書」非彼「輪」：「係買書！圖書的『書』。」

「看他還一臉恕不奉陪的樣子，彷彿在說：「我可不去圖『輪』。」一時間我哭笑不得，也無言以對。一海之隔的澳門，除了賭場和大三巴牌坊，我很難跟他解釋澳門的轉變。不知道何時開始，澳門漸漸搖身一變，成為許多國際大展覽大製作青睞之地。單是今年上半年，我就去看過兩個演唱會、三次展覽和一齣舞台劇，平均一個月過一次大海。

這一次去澳門，我單純為了「邊度有書」，位於連勝街的一間獨立書店。知道「邊度有書」是我二〇一六年剛來香港讀書的那會，可惜它不久後因租約到期，需要遷出議事亭前地舊址，沉寂一時，休業大半年，結果去了原址沒找到。最近我才知道它搬到現址重新開業，在大三巴後面不那麼熱鬧的街區裏。

前一秒還在大三巴前汗流浹背地和遊客人擠人，下一秒來到連勝街，眼前突然沒有了密

燈下集

一隻小花貓優雅的身形，一隻鳥兒絢爛的顏色，一隻海螺如同天啟的螺旋，都深藏着大自然的奧秘。

假如動物世界的一切都用科學來解析，未免顯得無趣，從人文的角度又總會融入人類以自我為核心的是非判斷，在《斑紋——獸皮上的地圖》中，作者周曉楓以赤子之心，去觀察、體諒大自然中的蟲鳥走獸，以及萬事萬物。在她眼中飛鳥是天空的種子，是天使的化形；支流豐富的河川是平鋪的大樹，而魚是水結出的果實；昆蟲是泥土上生長的精靈，牠們擁有着與自己的身形不等的力量，假如螞蟻化身人形，將是世界上無以匹敵的大力士，螞蟻軍團也將是世界上配合最默契的團隊。

周曉楓是能夠將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與悲憫之心熔鑄一爐的作者，她的筆拂過的動物世界，充滿了神秘色彩，長頸鹿身上的幾何斑塊、豹子身上令人眩暈的圓斑，老虎不怒自威的皮毛，牠們像火焰、像玫瑰、像死神玄虛的印符。

同時，她的清醒、尖銳又總能刺痛處於麻木中茫然而活的人們，令人們意識到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中，有多少冷漠、殘忍，抑或是愚蠢。她評論鸚鵡「只有鳥類中的殘疾者才屑於吐露人言」；天鵝的謙和來自於飛過九千米高空寬廣的視線；杜鵑鳥利用着其他鳥類的不設防借巢生蛋，而那些鳥的善良和無知為惡孵化準備好了適宜的巢穴。她在品評鳥類，但這些字字句句，又恰到好處地映射了人間的世界。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鳥、獸、蟲、魚，也正好對應着千奇百怪的人。

在動物世界中，當人類的身影出現，荒謬便與之伴生。

人以為自己是最接近上帝的角色，卻不知自己的殘忍，遠超飛禽猛獸。書中總有一些語句，直接戳中人們的心門，「沒有什麼比無知更易於製造殘酷」，童年的孩子會肆意玩弄蜻蜓、螞蟻、蟋蟀這些小昆蟲，揪掉牠們的腦袋、翅膀，對於孩子來說就是一個小遊戲，卻不

澳門買書

一 雯

密麻麻的人群，只有稀稀疏疏散步逛街的澳門居民。看到鏡湖醫院大樓的時候就快到了，它隱藏在普通居民樓一樓。從擠滿遊客的文青書店到現在服務於街坊的社區書店，說不準這樣的轉變對「邊度有書」來說也是一件好事。除了有書，還有音樂。選書選碟是「邊度有書」的一大亮點。一進門便看見書桌展示的澳門歷史、社會、文學、文化書籍，店裏還有台版書籍，也有香港和內地的，當然最暢銷的還是澳門本地出版的相關書籍。比書更小眾的是這裏的音樂，據說有九成音樂是澳門獨家。

店主吳子嬰曾在台灣誠品書店工作，喜歡閱讀也喜歡開書店，可惜這兩個愛好其實不是同一件事。於是，書店開業不到一年，就有一個合夥人離開；很快，又有另一個合夥人離開；幾年前，最後一個合夥人也走了，「邊度有書」只剩下他一人。的確，將興趣變成一個生計或一門生意，從來就不是那麼美好，盡如人意。尤其在澳門，這城市最開始並非主打文化消費，大多數遊客來這裏，是為了賭。這當中有多少人，同時愛書？因此吳子嬰沒打算針對遊客做些什麼改變，「邊度有書」從來只賣書和唱片，不售賣文具、精品，這麼多年來一直

大自然的



知那是對生命最殘忍的剝奪踐踏。人類小小的孩童對小生命的殺傷尚是如此嚴重，更勿提人類破壞環境、大肆捕殺野生動物，所造成的生命浩劫了。

一群狼，會為果腹而蓄意謀殺一隻羊；一個人，會為了自己微小的利益，而讓一群動物遭遇滅頂之災。除此，人類還是讓動物失卻靈性的巫師，被人類圈養的雞、鴨、豬、狗、馬、牛、羊，牠們都成為動物中的低智者，「進化」出適合供奉人類的特性，用暫時的安穩而「贏」得最後的非正常死亡。因為人，狗背叛了狼的事業，家禽背叛了野禽的事業，家豬背叛了野豬的事業，這每一種背叛後面，都是這種生物為之付出的慘重代價。那些與人走得越近的生物，身上便越會流失大自然賦予牠的靈性，而那些在叢林荒野中頑強生存的野獸，牠們至今保留着來自遠古的洪荒之力。

當你手捧一隻小小的茶杯犬，儘管去欣賞牠的萌態就好，千萬別追究牠的身世，這背後無限淒涼。當一隻貓不再捕捉老鼠，別再指責貓的懈怠，牠們早已在人類的家園中忘卻了遠古的使命。

人也是動物，周曉楓卻說我們被永遠地開除了動物籍。是的，我們再無法回歸自然，這並非全是因為我們越來越孱弱的身體，還來自於我們正在快速失去的與自然的聯繫，我們



▲「邊度有書」一隅 作者供圖

開銷平衡。

在書店，人與人、人與書、書與書之間互相關連，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合作。他認為，好的獨立書店能為這座城市提供更多元的文化養分、另類觀點，也希望「邊度有書」能做到。

其實，「邊度有書」已成為了澳門的重要文化地標之一。澳門作家寂然曾撰寫《邊度有書二三事》，談到很多澳門作者也看重這家書店，因為它用心用腦地經營，想方設法地讓讀者接觸到澳門的優質出版物。世界千變萬化，能守住如此情懷的人與店非常值得支持，不是嗎？

胡艷麗

再也聽不懂天地山川的聲音，再也讀不懂大自然給我們的啟示。

當我們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當我們開始代行造物主的職能，人為的篩選、改造大自然的花草樹木、蟲鳥走獸，我們就僭越了人與神的界限，站在了自然的對立面。

作者在書中歌詠動物、寫下動物的悲劇；同時，她也寫下了人的悲劇。當人們揮舞着鞭子，讓獅子鑽火圈，山羊走鋼絲的時候，這種強者對弱者的凌虐，會無限外擴，變成人類強者對弱者的蹂躪。我們看小丑表演、以小丑在台上的醜態、倒霉而取樂，還自認為這是在瓦解悲劇，其實悲劇正蘊藏於我們的笑點中。雜技之美，在於演員生死懸於一線的驚險，在於他們試圖超越地心引力的空中翻騰，但舞台上的光鮮，並不能掩蓋謝幕之後的無限悲涼，多少雜技演員，因過度扭曲自己的身體而留下終身的病痛，而一次的失手也將是終身的遺憾，甚至是生命的終結。

作者由衷地熱愛那些可以自由飛翔的鳥類，不惜讚美之詞，並將牠們視為神的使者，但對於鴿子這種為人類服勞役，服了數百年的信使卻難以認同。在作者看來，鴿子太過精明，過着空中與籠內的兩棲生活，在安逸與自由間靈活切換。這與人類「降低精神生活的高度，彌補物質生活的匱乏；減少靈魂的成色，以豐富肉體的娛樂」如出一轍。

自然的世界，美妙無限，不論是天空還是大海，都代表着無限的可能；而人世間，如果我們放開心胸，也將遇見另一重海，另一重天。假如我們拋下人類製造出來的種種成見，放下萬物以人類為核心的善惡標準，重新去欣賞、膜拜大自然的「神跡」，那麼「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的自然之美，便也在我們眼前展開了。食腐的禿鷲，有着菩薩一樣的慈悲的心腸，為大地清理死之遺物；豹子是大地上的閃電，承繼着突襲的事業，不論是獸皮上的斑紋，還是飛鳥和游魚美妙的身形、絢爛的顏色，牠們都是神留在人間的箴言，是大自然為我們送上的天書。